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狐狸緣全傳 第二十二回 運玄機重生小延壽 憐物命饒放玉面狐

詞曰：從來仙道，晴裡玄機妙。惜修煉勞勞，赦狐罪不較。莫笑，莫笑，到底真人深奧。純陽闡教，王道來尋鬧，周信悟癡迷，延壽醒了覺。遇到，遇到，大德重生再造。

話說呂祖見眾長工、佃戶齊到台前伺候，連忙說道：「蒼頭，你速領爾等到果木園中，將延壽兒之骨細細搜尋齊備，莫要粗心失落一塊，湊在一處，捧來送到這裡，待山人施展道術。」眾人應命，去不多時，便都回轉，持著屍骨，一塊一塊的通交到呂祖之前。呂祖在法台上將三百六十根骨節，按著次序一齊排就；又令人取了一碗淨水，先吹了三口仙氣，用楊枝灑在屍骨之上；又叫人捧來一撮淨土，也放在骨節之中；又令人將他當初扯破的衣裳取來，蒙蓋上頭。安排已畢，純陽老祖坐在椅上，閉目合睛，運出了元神，立在雲端，睜慧眼四面一看，只見那延壽的真魂，尚在那圍牆之外，化成一個旋風兒滴溜溜的亂轉呢。

但凡陽間之人，若是壽終天年的，魂魄是悠悠蕩蕩的，便隨著清風散漫。惟這不得其死、夭年暴亡，或是著槍中箭，或是自刎懸樑，一旦的冤怨未明，這口氣凝倩住，再也不能解化的。氣不能解，三魂七魄便不能消，渺渺無個著落。所以他若死在那裡，魂魄便在那裡團聚不散。這延壽兒本是一肚子冤屈，小小年紀，無故廢命，他的魂靈兒飄飄搖搖，總在圍牆左右那裡啼哭。

呂祖看罷，心中不忍，連聲贊歎說：「這孩子死的真正可慘！似這樣渾身並無筋肉，旋風兒內裹著直挺挺的數根乾骨架，直是雪霜白的人幌子一般，實是令人難看。可惜老蒼頭一生忠直，嬰兒反平白的遭屈被害，縱有奇冤，也無處伸訴。若非山人搭救，豈不苦了年老的蒼頭？小孩子人事不知，便橫死在陰界，魂靈不得脫生。看起來，山人之救轉孩兒，還是老蒼頭的忠正之報呢！」呂祖睜慧眼在雲端裡歎息了一回，復按落祥雲，一抖袍袖，便攬著延壽的陰魂，兜回法台之上，向那一堆白骨仍又一抖，延壽的魂魄附在屍骨，入於殼內。呂祖連忙復歸坐位，口念真言。須臾之間，那水土便能合成筋肉，骨節活動，脈絡貫通，可見仙家法力如神異。只見延壽先動彈了兩次，忽然將衣服用手一推，這孩子竟赤條條精光著身體爬將起來，坐在法台板上，一壁裡揉著眼，一壁裡要穿他那衣裳。只見復又坐在那裡。

這便是仙人起死回生之法，袖裡乾坤、包羅萬象之能。頃刻間，延壽兒還陽，便能舉動行坐。況且延壽又係童子之身，元陽未破，血氣又足，故此便覺容易，不似周公子空虛身體，服了九轉金丹，還得百日調養。此時，老蒼頭一見延壽兒復活，喜不自勝，忙著便去與他找衣裳襪履。這話暫且按下。

且說呂祖見延壽已是坐在那裡，呂祖用寶劍亮出，把玉面狐一指，叱道：「你這孽畜實實可恨。你想想，若非山人來此，兩條性命死在你手。雖說周公子自願與你偕香倚玉，也實因你見他氣爽神足，興了邪念，欲盜他的真元。花言巧語，勾情引誘，每夜偷著找上門來，幾個月的工夫，便將他的精氣神傷到這步田地，差點兒作了幽冥之鬼。你竟圖了你這孽畜的淫興，幾乎斷了周氏香煙。王道來捉你，你打我門徒，這還猶可。你不該撕扯神像、真經。天兵下界，你應自投，請命領罪，你反招了一大群山精，與天神相抗。你還逞妖術，施展許多變化，膽大不遵天命，是你自己遭的伏誅之禍，你休屈心恨怨山人。山人若是將你輕放，恐你復生禍害。」言罷，走下法台，說道：「我看周公子與你乞憐，暫赦一命。但饒了你這孽畜的死罪，活罪卻是難恕。你這幾個尾巴，乃一千年修成一個。今已修成九個，再一千年，將十尾修全，黑色化為白色，便可名登天府，身列仙階。一旦任情胡為，行淫害命，無故將數千年道力化為子虛，豈不可惜？今割去你八條尾巴的靈根，以償你從前的罪業。與你留下當中的一條，放你去修煉。倘能自贖前愆，誠心補過，也不枉山人慈悲於你。若是再蹈前轍，那時犯到山人之手，一定誅戮不貸。」言罷，將妖狐八根毛尾一齊割斷，疼的個玉面狐兩眼淚滴，熱汗蒸騰。割畢，將項上紅絨套索解落，又用劍把兒在脊背上一敲，玉面狐便就地一滾，仍變作清明閒遊胡小姐模樣：

真道力，割斷了情根之慧劍，玉面狐仍幻化當初玉美人，可容光損，雪白的唇，羞滿面，愧填心，秋波澀，眉黛顰。比從前減卻了悅色和容的精氣神。其心內痛十分，包藏一團的恨不敢萌，吞氣忿那樣兒誰見過，當初的西子帶病捧心。發蓬鬆，亂雲鬢，粉汗濕，衣染塵，驚慌態，戰慄身，這一種，含愁模樣，更覺可人。玉面狐幻化已畢在台前站，深深拜，感謝真仙留命的厚恩。

卻說玉面狐雖然去了八條尾巴，尚可變化人身，故將身一抖，仍化作小姐模樣，向著呂祖深深的道了幾個萬福，謝上仙活命之恩。呂祖說道：「玉狐，山人因你有痛自改悔之心，故將你不斬。周公子福田深厚，山人已救他不死。延壽的性命冤屈，山人展運道術，將他起死回生。山人既將他們的性命救度，豈肯獨喪你的殘生？再者，山人並非私蹈紅塵，是奉南極仙翁壽星之命。雖說今山人降妖捉怪，並未明言叫我斬惡除凶，山人何必滅殘生命，傷天地好生之德？故此山人與你等排難解圍，釋冤分怨，全不有傷。你與山人的門徒王道，尚有些個小怨，趁著山人在此，也與你們分說乾淨。」言罷，回頭吩咐僕人：「速到迎喜觀將王道傳來，聽候發落。」蒼頭應命，忙著差人而去。

且說延壽兒見他父親送到衣服，連忙自己穿上。他也不先給呂祖謝恩磕頭，一舉首瞧見是那日吃他那個小姐，他便咬牙切齒，大喝：「妖精休走！」趕下法台，便用手抓住玉面狐的衣襟。可笑小孩子，真是不知死活，才得了活命，並不理論別的，便滿臉嗔怒罵道：「你這妖崽子，那一天將我嚼吃了。我早把你的小樣認準咧。你打算我不記得你呢？今日可巧咱倆撞見，我也該報報仇了。我雖不能活吃，我也扯你的皮肉，抽你的筋，將你的血熬成豆腐塊，喂我們那幾個大狗。自古說一報還一報，你想想，無故的為甚麼將我吃了？你別說你長的俊俏，我們公子愛你，心疼你，你自找上門來圖快樂，有仗恃。我可不能瞧著你俊俏，叫你白害我一回，饒了你。快伸過你那脖子來，我先咬一口，嚐嚐你這狐狸變化美人的標緻肉的咸是淡？你不用假裝愁，當作沒聽見。快快的將白脖子露出來罷。不然，可是你昨日怎麼整治我，我可也便怎麼整治你。難道說你應該是仗著好模樣兒，滿街上白吃人嗎？你自說罷，又在這裡要白吃誰呢？」這延壽正在與玉面狐鬧的高興，難分難解之時，只見僕人已眾迎喜觀將王老道領來。

卻說這王半仙自呂祖與狐精在空中鬥法力，他一害怕，便跑了。今聽周宅遣人找他，以為要答謝他，便慌忙隨著僕人而來，走近書院，只見呂祖尚在法台穩坐，便先去對著呂祖打了個稽首，剛要說話，一回頭忽見延壽兒按著妖狐在那裡亂撕亂扯，玉面狐一聲也不言語。你看他，瞧著似覺便宜似的，也跑到近前，趁延壽兒在那裡揪著，便挽了挽袖子，掄開五指，照著玉面狐就是一巴掌，打的個玉面狐滿臉冒火，批一掌剛去，又要伸手。只聽延壽兒怒聲說道：「你這野道是那裡的？你趁早將巴掌與我撤回，好多著的呢。你怎麼偌大年紀這麼渾濁。我揪著，你為何來打？倘打出禍來，算誰的亂兒？象這快活拳，敢則便宜。你趁早躲開，咱似無事。」王半仙道：「我與他有仇。」說著，仍要動手。小延壽一見，不覺怒氣衝衝說：「你這野道真是無禮！索性咱兩先試試就完咧。」說著，一伸小手兒，將王道鬍子抓住，罵道：「我非將你這老雜毛的鬍鬚揪下來不可。」一使勁，連腮代鬚真揪下好幾根鬍子來。王老道覺著疼痛難忍，便大聲嚷道：「你們真是反咧！饒不謝我，今兒反倒打起我來。我為你們家挨了一頓荆條，你們竟這等謝我。咱們到當官說說理去。」老蒼頭將延壽吆喝開了，忙過來與他賠禮。那知他明白了是蒼頭孩子，他更無明火起的鬧起，說道：「你縱放你兒子揪我，咱兩就是先破著這命拼一拼。我瞧著咱兩個也卻倒人對馬對，你們倒看看王老頭兒是好惹的不是？」說罷，便抖精神將鬍子一挽，解了道袍，摘下道巾，一齊擗在地下，奔著蒼頭便來動手。

此時，呂祖見王道鬧的不雅，連忙斷喝，說是：「你等休要無禮！延壽也不許囉啤，快快的放手。待山人與你們說說因果，好解釋了你等的冤怨。」王老道、延壽兒一齊止住。老蒼頭與王老道拾起衣巾，勸他穿戴已畢，又替延壽兒作揖賠了不是。王道這才將鬍子不挽著了。

呂祖見他們俱都安靜，便念了聲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玉面狐你看見了？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有因必有果，有感有應。前日你將延壽吃了，今日他要你償他的性命。你將王道痛打一頓荆條，今日他給你一掌。循環果報，俱有前因，絲毫不錯。若不遇山人與爾

等分解，你等這些冤仇孽債不知何日方是個了期。如今既已彼此准折，料無干礙了。玉面狐你還歸青石山山洞，再去修煉去罷！日後周公子還有借助你處，至那時，再有你兩個的奇緣。如今不可再惹事，連累山人有輕放你之過。速速去罷。玉面狐聞聽呂祖之話，慌忙跪倒塵埃，恭恭敬敬的向著呂祖稽首而拜。此時已復人身，便能說話，一面跪拜，一面櫻唇慢啟說道：「上仙留命之恩，小畜銘心刻骨，不敢忘慈悲大德。上仙藥石良言小畜敢不謹記遵行？有負上仙放生善念，日後定遭雷擊之劫。」說著，又深深的福了幾福。拜罷呂祖，羞答答的一回頭，看見周公子在那裡扶著拄杖站著，不覺一陣辛酸，滿眼含淚，說道：「公子從此須要自己保重。咱倆雖非同類，耳鬢廝磨，算來也有數日之久。自蒙恩愛，足知公子並無憎惡之心。無奈恩愛愈深，所以精神愈損，奴家何嘗要結果你的性命？你的家人見你支離危殆，以為是奴安心害你，便備下許多長工佃戶謀害於我，一鳥槍幾乎將我命喪；又請王半仙來擒拿我，以致奴撕毀神像、經卷，惹惱天仙聖神。那不是為咱倆牽情戀愛使奴造下罪孽通天？可惜我萬載將成的大道，一旦化作灰塵。奴若是早早急流勇退，何致今日如此收場？這還虧公子念香火之情，竭力哀求護庇，幸上仙施高厚之德，原情赦放殘生。不然，如此房幃細事，連性命保住都難。恨當初，奴家若不被癡情纏繞，焉能含羞忍恥，後悔無及？皆因奴家雖是畜類，也知盟誓儼然，以致牽連招禍，夫復何言？但願公子將來富貴壽考，福祿綿長。今日代奴乞命深恩，不知何日方能圖報？從此謹慎自愛，切莫關懷於奴。」玉面狐正自與周信難分難別，往下訴說，只聽呂祖在法台之上大聲斷喝，說是：「玉面狐不必留連，你今生的情緣與周信已滿，還說甚麼！快快的與我速退便了。」此時，周公子見玉面狐留戀之情現於聲色，心中更是難受。有心想著仍到書齋歡敘一時，又不敢違背仙人法令。今聽呂祖催著玉面狐速去，也只得眼含兩淚，暗暗的看玉面狐重複拜辭了純陽老祖，又對著他用秋波轉了兩轉，含情蹙眉而去。

這玉面狐仍借遁光回歸洞府，潛心修煉。那知他自與周公子纏綿之後，便不似先前修行那等心靜神安，兼著先前眾狐俱都殘滅，只有自己孤孤伶伶，更是行坐不安，心緒不定。所以仍是常常的化成美女，在外遊覽山景，可也不敢滋生事端。又每逢想起與周公子那等熱情，便就心驚肉跳。又想著：「被天神捉住之時要喪性命，虧了周公子求情乞命，不然已是一死。這樣恩情怎能叫我放得下？不如我去輪回一次，轉生世間，將這救命恩情補滿，再行斬斷塵緣，一頭向道，苦煉純修，專心致志，免的此時收不住心猿意馬，空受此淒涼況味。」大凡修行之道，最怕情慾二字。若是一被所纏，饒你怎樣勉強按捺，也不能擔然安定，人與物同是一理。所以，這玉面狐雖想著沉心息慮，到底心中不能熨帖安穩，竟彷彿時時刻刻的有個周公子在心上似的。真是：欲把禪心消此病，破除才盡又重生。玉面狐因此安定主意臨凡轉世，與周公子再結姻緣，以補此生救命恩情。到後來果然投生於光祿大夫李氏之宅，名喚玉香小姐。仍生了個天資國色，與周公子結為夫婦十數餘年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呂祖將玉面狐發放已畢，又對著周公子說道：「山人看你倒不是偏護妖狐，卻是憐其數千年修行不易，求著恕其過惡。據此事看來，足見你是忠厚仁人。但你雖然不念舊惡，卻應該恩怨分明。妖狐與你無恩，你尚涕淚滂沱，代他跪著求情。似老蒼頭代你擔驚受怕，求人與你治病除妖，捨命禱天，情願減自己的餘年，增你的壽算；不顧自己親生之子，為幼主熬藥煎湯，跪拜神明；受你喝叱，不惜勞苦，竭力盡心。你這個病消災退，全虧這樣義僕忠直。山人勸你從此須要另眼看待，報他的大德，才是聖人之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，大概你總知道的。莫以他是你奴僕，以為分所當然，這便是你的好處了。」

這周公子自從呂祖吩咐他，呂祖說一句，他忙答應一聲。今聽呂祖說完，不禁感慨的紛紛流淚，連忙給呂祖恭恭敬敬的叩了頭，說道：「弟子周信蒙大仙金丹救活性命，弟子粉骨碎身，也難報天高地厚之德。大仙的玉言，弟子豈敢不遵教令，以取罪愆？」說罷一轉身，又向著蒼頭說道：「我周信年幼無知，糊塗特甚，冷言冷語，辜負你的忠心。望你擔待我年輕病迷。我周信若是忘了你的重生的恩德，日後身不發達，子孫不昌。」說著便跪將下去，慌的老蒼頭連忙來至近前，也就跪下將周公子攙住，說道：「公子是要折受死老奴了。老奴受恩主付托，職所應該。效忠盡力，扶持伺候。公子說的這話，行的這禮，叫老奴如何當得起？但願公子身體康健，功名顯達，就不枉老奴受故去的恩主寄托之重了。」說罷，二人一齊站起。

老蒼頭後又跪下叩拜呂祖，說道：「弟子李忠率眾佃戶長工給大仙叩頭。此方若非大仙慈悲，不知妖精鬧到何時，害多少人的性命。我李忠只這一子，被妖傷命，若不是大仙大施法力，將嬰兒起死回生，豈不斷絕我李氏宗支？我的幼主，若非大仙救轉，豈不斷了周氏香煙？我李忠若非大仙將他二人救活，老奴也只是一命而亡。我三人性命尚存，皆是大仙所賜這餘生也。大仙為此處除了一方禍害，百姓俱可從此安定。大仙的深恩似海，大德如山。我們眾人無什麼報答，但願大仙的封贈，玉帝早加。晨昏草香一炷，以表我等寸心而已。」說罷，一齊拜跪而起。

老蒼頭正要令延壽也過來叩謝，只見延壽兒在一旁聽了這半天，已知道他的小命是神仙將他搭救還魂，不覺天真髮動，號啕大哭，跪倒在地，不住叩頭，說道：「我延壽兒被妖所吞，敢則是神仙爺將我救轉，再返陽世。我這是死去活來，算兩世為人。可歎我這小命，若非神仙爺，那裡還有我的命去？我是小孩子，心有良心，也無甚麼可敬神仙爺，我只得多磕幾個頭罷了。」說著，將頭磕了有數十個方才起來。

眾人俱都給呂祖叩首謝恩已畢，末了王老道也跪在地下說道：「我的師傅，你老若是不來，徒弟可就白挨了妖精的荊棍，竟白叫妖精糟蹋了好酒席，我們全白沒吃著。經卷、神像全白叫妖精撕了，徒弟也不過白賠本兒。如今你老將妖狐拿問，割了他的尾巴，給咱們爺們爭了光了，給徒弟也出了氣啦。徒弟響噹噹的給師傅磕個響頭，叫他們到底瞧著咱爺兩個比別人靠近罷。」這王老道嘴裡胡嚼亂道，呂祖並不理他，只望著法台下對眾人說道：「如今妖狐已是滅者滅，降者降。爾等俱得安居樂業，須要好好的各守本分，仰答天恩，不可胡行人事，作惡為非，以致上天降災。總要以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居心。常言說：『為善降祥，作惡降殃。』爾等自求多福，以樂餘慶可也。」言罷，便對王半仙說道：「你從此也將你這昏醉沉迷節制節制。既要入道，應該守戒。你看看世界上那有你這樣的老道，終日飲酒、食肉？你若能自己謹慎，改去野性，將來尚要度化於你。速回迎喜觀修道去罷。山人要繳南極仙翁的法旨去了。」於是呂祖站起身來，叫了一聲周信，說是：「你祖上的陰德，生代的栽培，俱都甚好，你的根底亦甚不俗。從此果能洗心滌慮，將來必定名登金榜，位列三台，耀祖光宗，封妻蔭子。須要謹記吾言，日後俱有應驗。」說罷，呂祖離了法台，向外便走，周公子與延壽正要上前扯住，吩咐備齋，呂祖已走的無蹤無影。這正是：如野鶴閒雲，飄然舉步，去繳了壽星的法令，仍去在閻苑仙山、洞天福地居住去了。

周公子自從呂祖去後，便回到書房撫養身體，過了百日，果然從此目不窺戶，至誠讀書。三年之後應試，便得了魁元，定了一房親事，乃係吏部尚書吳大人之女彩雲小姐。這小姐琴、棋、書、畫無所不通。周公子自從與這彩雲小姐結成親，夫妻亦甚相得。但這小姐雖然也生的人才秀麗，到底不及玉面狐幻化之美。這周公子妙年登第，心滿意足，因家業富厚，年紀尚少，不肯便出仕做官，每日在房中與彩雲小姐談笑吟詠。若是偶然想起先前與玉面狐恩愛，便惚惚不樂。吳小姐也摸不著他的心事，亦不便解勸訊問。過了幾年，彩雲小姐生了一男一女，男喚名雲佩，女喚名清玉，夫妻二人愛如掌上明珠。此時周公子功名、子女遂心如意，真似富貴神仙。認知泰極生否，樂極生悲，周公子忽然行了幾年晦運，鬧了個心迷意亂。凡人之運限衰旺，那也是一定之理，萬不能躲得過的。此乃後事，不必多敘。

且說老蒼頭見公子病癒，延壽兒復生，心中甚是感念純陽老祖，因掃除了一樓淨室，立下呂祖牌位，每日清晨沐浴焚香，答謝降妖救命的恩惠仁德。又因王半仙曾為捉妖受打，施了五百兩白銀，親身送到迎喜觀內，以報妖狐撕毀的那些物件。這王半仙從呂祖去後，他見當時長工、佃戶看熱鬧的百姓人等甚眾，恐怕傳揚他被妖精辱打，又兼呂祖曾囑咐他不准妖言惑眾，以假術騙人財物，所以他當下並未敢說甚麼佈施，要多少銀，就隨著眾人散了，出離周宅，回到迎喜觀來。今見老蒼頭來與他送銀子，不覺脖子後頭都是喜歡。及蒼頭將出來，說道：「這是五百兩紋銀，奉送道爺作個小小的功德便了。」這王半仙聽說只送銀五百兩，登時又哭喪起臉來，將兩個酒燒透了的紅眼一瞟，說道：「這銀子都是送我王半仙的，我王半仙為你們捉妖降怪，挨荊棍，忍饑餓，上天請我師傅拘神遣將，還請道友，還叫那妖崽子毀了我們好些器物。你家預備的豐盛好齋，我們還沒吃上。這一概的功勞，難道說

就值五百兩銀子？我看你們那家當，五萬兩都拿的出來。你這麼大年紀，難道你還不知『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』嗎？你快收回，我也不用銀使用，你心裡過的去罷啦。」

老蒼頭見他這等樣式，知道他是嫌少，連忙賠笑說道：「這銀兩本自不多，但此刻宅內不甚方便，求道爺暫且收下。俟老奴主人身體健壯，請他親身到觀裡來佈施。再多奉補可也。」王半仙聽著還來補復，這方又有了笑容，說道：「你既這麼說，我王半仙先閉閉眼收下就是啦。」老蒼頭見他收下，回到宅內，稟明公子。復又將延壽找到眼前，吩咐道：「你從此須要好好伺候書房，不准在外頭仍去淘氣亂跑。倘要再叫妖精傷害，那可再也不能死而復生了。」小延壽連忙答應而去。